

集部

文苑英華卷八百三　　宋　李昉等　編

廳壁記七

幕職下

浙西觀察判官廳壁記一首

常州軍士判官廳壁記一首

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廳壁記一首

州上佐

觀聞國朝置觀察判官故事於今之老成人則曰邇乎哉乃本而言之厥自兵興上憂天下列郡無綱紀文章是用命忠臣登車為觀察使而鎮撫其民人今集作其來亦三紀於茲古者所謂山集作出是連城守令則大者或十數集作數十城或七八城小者或四五城觀其所以察其所由使亂不能集作得長使理不得渝集作逾猶川之有防猶户之有樞其繫厚矣其臨髙矣其下賓佐實有常任其大者曰觀察判官一員集無此字人謀而集作以濟美佐而集作

（以）成能必求賢者禮而居之無則闕如不苟其人允（集作久）矣乎浙右之疆包流山川控帶六州天下之盛府也國之盈虛於是乎在太原王公廉察之七年署監察御史李公士舉為觀察判官公從事浙右十有餘年能事備乎游童光烈灼乎簡書始從韓公多辨疑獄多釋寃囚疑似得昭糾紛得寧四方翕然籍甚於公後從王公盛德自新六州人殷姦究易俗（集作容）民不醇（集作淳）良吏不清廉（集作廉清）無日無之公秉軺車日往月還剖斷善惡

明白可觀六州之士人集作為頌作歌天下名賢罔不咨嗟九年冬蘄州刺史有丁憂去官連城命公來撫吳人德之蓋務五字集作德美矜人化變儉人如春之和吳人樂康嗟乎夫有其任無其事十有八九豈虛耳哉非其任有其事自公作故四字集作如公之作者百無一二焉議者以為視公之為佐可謂忠於佐矣視公之斷獄可謂敏於獄矣視公之理人可謂達於理矣諒哉有以頌連城之表賢有以見吳人之多幸有以見李公之攸宜矣集作哉從姪觀

拜命而書愧公之差集作愧為公羞九年十一月十四日記

常州軍事判官廳壁記

常州列郡也天下有緊我一作望居其一焉軍事亟務也天下有三我備其屬焉於是求厥人任厥事觀厥能不亦難乎則汝南袁德師今在選焉夫三軍稱帥萬夫之望誠不若也其於輯睦亦何貳焉夫大臣開幕多士委質誠不若也其於裨補亦何貳焉袁生恢恢然晳晳然寛而有紀曠而無隣行飾以貞言飾以温始韋公以給

事匪躬之故出貜是邦生方尉於義興褎然見嘉乃殊常寮軍事之機議之堂上軍事之宜開之府中誠舊制也韋公答其人以禮盛其居以華揚一作飾其智以文美焉哉韋公遇生以善生報韋公以誠某嘗聞生南陽公之孫也夫維嵩之於天下乃非常之山也黄河之於地中非常之川也南陽之於時非常之人也嵩以喬天蓋之河以流地載之以南陽大忠子孫嗣之六年冬皇帝郊昊天理百神修廢繼絶求舊惟新生以尋南陽之孫

一命茲官九年冬復命襲爵南陽公某以為古人曰賞延於世又曰善人雖十世又將社之其是之謂也是年十一月某赴京師自蘇州至常州會袁生引廳前軒如翬斯飛植竹新欄如鳳斯食乃白府君留為記韋公讙然不見逆且自天下稱兵三四十年閒擁旄曰使持節曰州使曰節度曰團練有副使判官大歷中宰臣常公以為費不能去其大而去其細乃罷團練令之軍判官猶是也命其記書其事實始於令請以生之官氏冠乎

將來非以媚生也願以光乎非常之人之後也記之年月在乎記中

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廳壁記

韓　愈

書記之任亦難矣元戎整（文粹作揔）齊三軍之事（集作士）統理所部之甿以鎮守（文粹作定）邦國贊天子施教化而又外與賔客四隣交其朝覲聘問慰薦祭祀祈（蜀本作所）祝之文與所部之政下三軍之號令升黜凡文辭之事皆出書記

非閎辯通敏兼人之材莫宜居之然皆元戎自辟然後命於天子苟其帥之不文則其所辟或不當亦其理宜也南陽公自御史大夫濠（文粹作豪）壽廬三州觀察使受節移鎮徐州歷十一（文粹作二）年而掌書記者凡三人其一（集本文粹有人字）曰高陽許孟容入仕於王朝今為尚書禮部郎中其一（二本有人字）曰京兆杜兼今為尚書禮部員外郎觀察判官其一（二本有人字）曰隴西李博自前鄉貢進士授秘書省校書郎今方為之南陽公文章稱天下其所辟實

所謂閎辯通敏兼人之才者也後之人苟未知南陽公之文章吾請觀於三君子苟未知三君子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公可知矣蔚乎其相章二本作扶炳乎其相輝志同而氣合魚川泳文粹作伏而鳥雲飛也愈樂是賔主之相得也故請刻石以記二本作紀之而陷置於壁間俾來者得以覽觀焉

州上佐

江州司馬廳記　白居易

自武德以（集本文粹作已）來庶官以便宜制事大攝小重侵輕郡守之職揔於諸侯帥郡佐之職移於部從事故自五大都督府至於上中下郡司馬之事盡去唯員與俸在凡內外文武官左遷右移者遞（二本作弟）居之凡執役（集作使）事上與給事於省寺軍府者遥署之凡仕久資高耄昏懦（二本作軟）弱不任事而時不忍棄者實莅之莅之者進不課其能退不殿其不能才不才一也若有人畜器貯用急於兼濟者居之雖一日不樂若有人養志忘名安於

獨善者處之雖終身無悶官不官繫乎時也適不適在乎人也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遠觀遊羣吏執事官不敢自暇逸惟司馬綽綽可集有以字從容於山水詩酒間由是郡南樓山北樓水湓亭百花亭風篁石巖瀑布廬宫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馬盡有之矣苟有志於吏隱者捨此官何求焉按唐六二本無此字典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石月俸七六萬官足以亢文粹作庇身食足以給家州民康非

司馬功郡政壞非司馬罪無言責無事憂噫為國謀則尸素之尤蠹者為身謀則禄仕之優穏者予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識時知命而已又安知後之司馬不有與吾同志者乎因書所得以告來者時元和十三年七月八日記文粹有題字

州官上

汴州糾曹廳壁記　劉寛夫

郡府中一作之有録事參軍猶文昌之有左右轄南臺之

有大夫中丞也糾正邪慝提條舉目俾六聯承式屬邑知方致上於坐嘯舉綱維之未振俾側者不敢挾其側姦者不敢萌其姦法令修明典章不紊此其任也大梁當天下之要摠舟車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運漕丞相治所鵷鷺成列池隰土沃兵多甲堅人尚矜豪氣滓驕蹇有梁園兎苑之遺事當四會五達之通莊雜燕趙悲歌之人邇吳楚剽輕之俗為吏之道不論他邦滔滔來往斷斷阡陌任剛毅則失於突犯守謙畢則病

於委隨剛則害身隨則弛法貞元以來戎帥自擅威令已出無後疑作復國章隄防不完徽墨蕩失調補斯任者但疊跡斂手以脫禍為心何有意於勾稽而敢思其職業者哉大和二年瑯邪郡葛公元方由天長令而蒞焉至則以為當今聖上務治丞相鎮靜以至肅清羣下以至公奉朝廷凡所建啓唯道是適苟踵弊於斯日不分晝於茲辰則緣姦積蠹無時而去於是端誠守職以正東邪以儉慎律同僚以直方吹屬邑綽綽自立職分隨

來故得上下叶和遠近修整法有刋定之制軍無侵漁之患人存政舉其在於斯游刄恢恢肯綮無滯主畫諾而克勝其任司準繩而無忝厥官從容其間進退不苟其惟蔦君乎元和中憲宗皇帝勵進理道注意法律特設科以招士欲問明廷（一作庭）後詔有司覈其妍否先君僕射公時為司績外郎實專斯寄絶因緣之舉以公共為先於數十人中得君充詔故君之行實敢不詳知夫公署有記其來自遠燦名氏於屋壁示成敗於將來俾

善惡克彰韋紘斯在此葢春秋之旨也豈可闕哉葛君以余從事斯文叨官倚相見託論撰無愧直書大和三年記

亳州糾曹廳壁記　陳章甫

漢官儀郡主簿秩四百石綱紀一郡糾整不法岳牧無道蒼生有瘼則天子責我汙吏侵人姦聲載路則使臣責我吏不述職曹有留事則二千石責我役奪人時官有舊典則黎元怨我由此觀之録事參軍待責之府也

所以天官署吏獨難其人觸邪外臺禮隅宜矣由斯賞拔多至重官譙亳都上應星火禹貢屬徐州分野隴西李公負王佐之才所以顧盻廳壁歎曰官猶四序功成者去屋壁無紀一作記吾將安仰始編舊一作書政令余敘之天寶九載七月十日記

江州録事參軍廳壁記　符載

録事參軍之於郡縣紀綱也車轄也綱弛則目踈轄抗則載輸政之成敗亦繇是也自漢魏已還歷江左郡有

督郵主簿後魏北齊後周隋文州有録事參軍煬帝時罷州置郡有東西曹掾主簿國朝省掾主簿復為録事參軍其於勾稽失糾愆謬省抄自守符印一州之能否六曹之榮悴必繫乎其人也其人强其（一作必）務舉其人困其務削循名考實豈容易哉況潯陽古郡也地方千里江涵九派緡錢粟帛動盈萬數加以四方士庶且多（一作旦夕）環至駕車乘舟疊轂聯檣威猛則騰口以飛訕阿懦則腹非而生誚重輕之得尤難其人隴西李尹少昌

切玉剸鍾之利也恪勤強毅當官而行其於公家也不掩善以蔽才不隱過而貸非不苛細以作煩不闊略而破方剛柔疎緻雅得其度繇是官府有程準案牘無留閑遊我守下清風凛然是時郡守李公以鉅鹿超異之政來領此郡内用六條外理百姓使人人門户興行孝睦井賦均一然後從容郡閤時與羽衣縫掖講黄老言其餘枝葉節目委於有司而不領故李君得以息心奉法上事牧守下督寮吏暢於中發於外人無間言也夫

士無貴賤尊有道也位無大小覩有政也茍素飱碌碌俾躬處厚祿雖多亦奚以爲是宜書録事之美於壁閭聳善而儆不肖蓋春秋之微㫖矣先是此庭此宇荒凉褻黷端士不履令前後有脩竹左右有廊廡穆然清邃皆自我焉聊紀述之序遂以李君爲首亦所以重績而新廳也

湖州録事參軍新廳記　　楊夔

度材者定曲直於繩較物者決輕重於衡蓋繩無欺衡

無私故人所取鏡也今使五邑之吏枉正無所逃千里之情毫釐無所差柬其内外必蹈乎規矩戢諸桀黠知攝（一作懾）於刑憲斯郡主簿有繩衡之無私為得其任矣高陽許鍇以前秋曹掾端於讞獄詔寵之遷陟斯在（一作任）自兵興十五載事驟宿貫守國之法制禀朝之政令者由關而東郡亦無幾唯吳興遵國經體舊章上下譙敬確然不渝然此數萬衆兵之所給固繫於土賦俾其役不重斂不煩吏不苛民不疲萬目自正者全在提其

綱乎君制事以義制心以禮節不為勢易志不為强奪靜以督其下故其下肅恪以涖其事故其事簡由是衆吏畏而庶務集僅致干訟獄而刑罝矣廣明中妖巢揭竿以犯帝闕遂俾翠華有西南之狩梁鄭周秦之甲皆閤手無所敵凡五改火鑾駕外駐甲辰年令太守以彭門之師擒巢於萊蕪提其顱薦於成都明年春玉輦還闕遂以功牧於吳興帝念殊庸位不配德詔加防禦以高其位始開幕延賔增吏拓制度是取督郵之所署為

防禦使院然後合功廩戶三掾之廳移居視印繩堕於此夫簷楹迫則耳目泥居處蕪則思慮昏今兹視於前則浚而露覘於後則湫而陋得無泥與昏乎而又蘼蓧雜卉蔭翳揩序列衙者亂其次授事者喪其局交有駢足褻禮虧敬君乃命梓人擇瓌材敞前楹豁南榮砥中唐嚴層扃設外屏以肅其入一作人也構環廊以莊其位也撤舊墉新擁隥咸革列目之物罔不完美覩其顯敞則夏奪其暑居其奥寮則冬却其寒地斯清境斯勝足

以豁聽視爽精神導中和之性增冲澹之趣矣君子是以知藴智者於事敏負才者應用周如水於器方員無所滯如絲於色玄黄無不入如是則化圮為完易卑為高蓋出於餘力乎况君行己之道及物之利其察也鑑焉臧否無匿其信也潮焉朝夕不忒俗茹其正吏飫其直一作道叔向所謂明察之官忠信之長者於此而見矣斤塗畢役君以藂業於文且謂記年表事春秋之㝡志也兹廳之立既始於我而載祀莫紀無乃取譏於將來

乎其為我書之無虛美無加飾惟實是編足以貽後遂

謹而日之請題於東墉以記廳之始

文苑英華卷八百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八百四至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瑾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助教臣黄昌禔

謄録監生臣易宏義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八百四　　宋　李昉等　編

廳壁記八

州官下 判司

泉州六曹新都堂記一首

河南府倉曹參軍壁記一首

京兆府員外參軍壁記一首

河南府參軍壁記十一首

河南府參軍壁記一首

縣令上

兖州任城縣令廳壁記一首

安陽縣令廳壁記一首

臨湍縣令廳壁記一首

饒陽縣令廳壁記一首

漢陽縣令廳壁記一首

吳縣令廳壁記一首

州官下 判司

泉州六曹新都堂記　　歐陽詹

貞元八年刺史安定席公為邦之二祀冬造六曹之都堂公表徵而慮遠也天子建六官以紀綱天下刺史分（集作分刺史）六司用經緯封中猶天之有四時而人之有四支一時不若則歲罔成功一支不和則體莫全用公以六司之掾如股肱思安之與身之安也火流定中將圬城廓親覽廨宇首視斯署既隤而隘非凝神揆務之所

日撫人民則不有國營宮室是亦為政乃量羨府以度用揞斯守而命易又曰處湫居卑非智也煩人蠹財非仁也吾欲全仁而就智蔵事者志之有司是以（集作於是）審基址程廣袤山節藻梲僭也削而不取階茅茨櫚（集作土階茅櫚）偪也草而是捐非約非豐允執厥中然後計其（集作具）材量日力土（集作山）木則酧之如市人功則稅之若時物樂民願未旬而畢飛梁五道而通負連楣六接以都豁陽軒遐引陰户（集作室）旁啓揖以重屏翼以迴廊腌黕黕

以秘邃屹崇崇以（集作而）宏敞夏處其達則炎天以涼冬居其隩則凄風以溫足以寧肌靜心以釐厥職者也夫哲人有作不唯利身在利人不唯利令在利後想（集作相）斯堂者公侯卿士禮隅殊品公不之降也斯不亦利人不唯利於身歟堅壯固護存延千祀人不（一作公不）之建（一作逮）也斯不亦利後不唯利於令歟覩斯堂見公之意時某處某乙為司功某處某乙為司倉司戶司法司兵司田皆外莊內融懷材抱忠無回邪以涖下有謇諤以承

上當時之彥也請列於記左庶後之君子觀名訪德知夫是日堂有人焉建堂之明年記

河南府倉曹參軍廳壁記　梁肅

倉曹掾祿秩位次載於甲令在漢魏閒與參軍事其職各異五府州及郡皆有其官北齊天保中又授參軍以繫官曹之號蓋取夫以文吏而參武事隋由之國家亦因之河南府領二十六縣為主東郡環地千里邦畿之內征賦之入凡蓄聚之物皆於其司一都都集作郡之移用

郡吏之稍食又出焉故其務殷其事積常為他曹劇居之者不勤則廢不廉則敗不明則耗斁干没之患生其職或擢居集作登南宮及御史府故有司常綜其名實考其功緒集作績然後授之伊陽張君閔鄉李君今並為其官李以貞固稱張用文敏著予謂命官之職事與二掾之才美不可以不紀遂直筆書之其兩曹位次與前政名氏端如貫珠列于記之左右

京兆府員外參軍壁記　　李華

東漢中平以來王室多難元臣統戎括郡才而不遺徵衆慮而從善故公府置叅軍事雖位高八命權重三軍苟好謀而成亦叅於幕下迄於魏氏沿漢舊章洎有晉將殄於全吳石苞責禮於孫楚由是府朝致敬稍用下寮逮南北分於帝郊華夷寢於王澤而此官之選益以衆矣及隋平江嶺唐有天下聖人貴因循而重改作思豫備而戒不虞故因其名而降之秩則殷周之損益可知也至若兩京埀戒於四方府吏同體於郎署非夫公

卿盛德之胄才望當仁之流不可膺其任令王國多士
賢能崴葢職員之外猶以命之取類乎律呂起於黄鍾
滄浪發於清漢人皆以為美也趙郡李諲碣石峰巒蔡
臺楨幹嬰年閫禮敬睦傳於家庭綺崴入官名節動於
寮友敏以經德清而達和自懷濟衆之心仍有封侯之
骨嘉魚在藻良馬食苗如其人有其位干雲萌於甲折
貫草兆於機張且曰清階因之故事則鍾繇李胄魏舒
王導事炳於前代韋僕射李大夫陸少保杜尚書功宣

於盛朝叔父侍郎發跡於河南黄門顧闕漸羽於京兆驥子躡乘黄之皁鵷鸐入威鳯之巢縈縻九霄縱遊千里其可必也夫其職諧易簡道在中和高步同於列仙彈冠預於朝會若乃簿書堆案則譽發聲中醪醴蒲壺亦名高方外動静皆適剛柔兩持是以為從事者所貴師古之事車服盤盂畢闡旌記用垂後代飾布德音況朝之命官闕而不載以華闡於舊史請以直書故略其所知疑殆頗闕云爾

河南府參軍壁記

文與武邦之大司參以彌綸而果於折中軍以厲禁而闕其暴蔑彌綸之謂文厲禁之謂武居一稱而兼二義參軍司馬一作有焉漢車騎將軍張温行司空專征關右始徵幽州刺史陶謙參軍事由是上將之府以為常儀魏驃騎將軍石苞鎮楊州晉文王命孫楚參苞軍事賓主降禮始於孫石時方用武則軍師之謀主天下乂安則府公之屬吏蓋因府郡之長使持節領諸軍故雖列曹

悉以參軍為號若以漢晉儔於聖代郡國比於神州則理（一作治）亂不侔而小大相妨（一作萬）矣參軍自國朝以來躋盛位者數十人遠則僕射韋公師保中朝今則中丞蔣公澄清柬夏用賢而衣冠焯叙踵武而聲度相隣選部所以較卿佐之材舉公矦之冑是以慎署斯職而要其德藝傳所謂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處下僚而無咎悔從吏道而獲安閒差池鵷鷺之閒宴息風雲之外矣京兆韋昱門高器全其文也若英敷華其武也長劒

淬鍔朗玉調律鷙禽秉秋服楚傳之訓誡傳漢相之經術每從容府中或有異政雖不吾以必預咨謀如川決防如竹迎刄夫然則貴與壽功與名非斯人而誰獲君子之所貴者名位不失其人聲聞不忘於後故蒐録官族第其遷授俾將來俊茂有所觀焉時天寶九載九月十三日記

河中府叅軍廳記　　沈亞之

國朝設官無高卑皆以職授任不職而居任者獨叅軍

焉觀其意蓋欲以清人賢胄之子弟將命試任使以雅地任（集作出）之耳不然何優然曠養之如此其差高下則以五府六雄為之次第蒲河中盼三京左雍三百里且以天子在雍故其地益雄調吏者必以其人授焉噫令之衆官多失職不失其本者獨叅軍焉長慶二年余客蒲河中府叅軍某叅軍某族世皆清胄又與始命之意不失矣乃相與請余記職官之本於其署

縣令上

兗州任城縣令廳壁記　　李白

風姓之後國為任城蓋秦之古（集作古之秦）縣也在禹貢則南徐之當分成周乃東魯之邦自伯禽至（集作到）於順公三十二代遭楚蕩滅國（集作因）屬楚焉炎漢之後更為郡縣隋開皇三年廢高平郡移任城於舊居邑雖（集作乃）屢遷井則不失（集作）魯境七百里郡有一十三（三字集作十一）縣任城當其要衝（集作衝要）東盤琅邪西控鉅鹿（集作野是）北走厥國南馳牙鄉青帝太昊之遺墟白衣尚書之舊里也土

俗古遠風流清高賢良間生掩映天下地博厚川踈明漢則名王分茅魏則天人列土所以代變豪侈家傳文章君子以才雄自高小人以則集作鄙樸難理況其城池爽塏邑屋豐潤香閣倚日凌丹霄而欲飛石橋横波驚彩虹而不去其雄麗映比有如此焉故萬商往來四海綿歷實泉貨之橐籥爲英髦之咽喉故資大賢以主東道製我美錦不易其人令鄉二十六户一萬三千三百一十七集作七十一帝擇明德以賀公宰之公温恭克修儼

碩有立季野備四時之氣士元紆（集作非）百里之才撥煩彌閑剖劇無滯鏑百發克破於楊葉刀一鼓必合於桑林寬猛相須（集作濟）韋弦適中一之歲肅而教之二之歲惠而安之三之歲富而樂之然後青衿向訓黃髮履禮耒耜就役農無遊手之夫機杼（集作杼軸）和鳴織（集作機）罕嚬蛾之女物不知化陶然自春權豪鋤縱暴之心黠吏返淳和之性行者讓於道路任者并其（集作併於）輕重扶老攜幼尊尊親親千數（集作載）百年再復魯道非神明博達孰

能與於此乎白採奇東蒙竊聽輿誦集作論輙記於壁垂之將來俾後賢之操刀知賀公之絶跡者也

安陽縣令廳壁記　李華

令長之位詳於漢官土地之宜列於禹貢談者備矣而詞人略焉則此官之職守此境之風俗可知也國朝之有天下淇漳之間於京師為近守宰之寄於元元最親故授署此官延至王庭曲蒙睿渥制令褒賜與内官同法清貫往往超拜天寶以來東北隅節度位冠諸侯按

數軍鉦鼓兼本道連帥以河北貢篚征稅半乎九州邉於山戎歲備勍寇每置長吏朝廷特難之或操尚虧渝或中丞遷換或流亡未復或委罪刑書繇是使臣慎簡其人密表陳請鍾恩光於異土萃人物於東州不然何公方振羽青雲胡為而在此堂也公以德行文章為人倫羨慕清而（一作自是）道藝隣於昔賢自登封主簿撫有茲邑以西門沉巫為不仁仲康解綬為有斷約（一作酌）古中道為令令圖下車無何休聞四塞他疆之人父母之居尸

祝之則境内之歡可以心見君子哉至若由身立政謀近及遠邑人趨拜静聞堂上之琴軍師往來潛預幕中之畫所利者大豈惟安陽夫然則縈纓曲縣衷甸四牡人所願也於公宜之記事者志盛德而旌善人令出左傳特書公何尊王命其春秋之義歟天寶十載記

臨淄縣令廳壁記

鄒爲天下扃闥兩都南蔽秦漢以來多封將相姻戚故其人益豪彊内全邑曰南陽曰穰曰臨湍蓋古新城也

穰州府所理吏不暇息南陽領户既寡姦俠所歸惟臨湍境清人閑從仕者所樂開元裂此鄉三千户為菊潭縣天寶至徳之間狂虜南侵南陽為戰地地荒人散千里無煙猶以郵置之衝往復王命權置官吏招集疲人如寒加裘如餒併食聖朝臨下有赫哀撫兆人誅元兇清天下詔方鎮選良吏平昌孟戚或一作字承顔自左驍位兵曹參軍本道節度使表為此縣始至户不盈百為政七月晝室而歸者千餘家難矣哉古之為政者先諸

人後諸身先其人則人不勞後其身則身自逸承顏勤恤老幼而休息之損有餘補不足而煦育之人諭其心則不勞而理矣古之來者一作求士古之者觀諸其家知乃為政承顏奉版輿冒虜塵北越罼洛歸家於漢上又以清白之禄為甘旨之資臣子之道卓然則其餘可知也令長品秩章綬人皆知之故不書今所書議一作儀能也實應二年七月甲辰左補闕李華記

饒陽縣令廳壁記　　喬潭

千里之外設方伯帥其屬屬有長令之縣尹焉故縣之庶富尹以賢傑不可冗而庸也一作不可一日而塞也自齊桓九合制我饒陽歷戰國以還遂美其城邑西逾全趙東拒河間燕之南郊冀之北土其有呂尚之遺風乎多奇士好帶劍侈服多佳人善彈弦跕躧其地膏口近擊柝之虞其川溽沲有泛舟之役廣輪七十里編户二萬計行或擊轂市或駕肩日中奇贏雜弊為竊機女狹其幅利染工多其姦色業不可廢訟由是興非夫寬猛以濟之

則不能用乂宵人課居異政固亦明已我茂宰裴公河汾鼎族公卿門子識經之文緯之教（一有纔字）設而耆幼歸心刑（一有不字）施而權豪斂跡惠行為膏雨令出為清風君子謂裴公於是乎（一有君子二字）其高蹈近容翰飛清冥未可涯也余味之久矣豈縣公能事而屋壁不書召彼故老詢於前政莫知其數遠者（一作矣）闕如權輿先天置郡之後凡名士改轉列於左編庶幾將來亦克用勸

漢源縣令廳壁記

于邵

周克殷列爵惟五實分子男之位洎秦漢以降或令或長雖小有差其揆一也皆銅印墨綬秩六百石非理道之君愛人如子則不能為官擇人矣國家坐進此道至於憂勤爰增六秩以勸賢者皇帝觀兵朔方之歲始上禄縣更名漢源將復禹舊績以從人欲其山川形勢土地風俗近鎬千里華風不間多乎哉蓋小國以聚大國之義也且夫南呀蜀郡東谿雍時西走連磧北逾大漢四郊憧憧者於是乎終焉故有獄市之煩供億之費上

洛郡府下用臨恤非貞固不足以幹事非亷慎不足以率人清淨則可乎不擾忠恕則可乎求瘼時謂京兆韋子當公府之選推而有之至於令人易受賜邑則一作用稱理聞之見之政豁乎前從事雖疲於改易用舉自多於頴脫我則無貳不其難乎嗟乎絆驥巳久及瓜將代顧此屋壁何其寥寂前芳無聞後進奚覩記者史家之流也亦所以發揮廳事啓廸人物又知韋公授受之始其或繼之者從而記之前後相映光采洽人乾元三年

孟夏之日記開元中有柴希言自溢（一作釜）陽縣尉拜以清白名聞遷洛水縣令天寶中有郭瞻自永康縣尉拜甚有能事秩滿遊河朔遇亂未知所適至德中有郭伯陽自某官拜恂恂如也遷洋州司馬其餘日月某（一作其）通名氏失之不得次於公之列耳

吳縣令廳壁記

梁肅

在春秋列國各有屬邑其主者魯謂之宰楚謂之尹晉謂之大夫秦時天下始置令長宅一同之內操賞罰之

柄有民人焉有社稷焉風俗成集作嘉敗本乎身黎元安否繫乎政其體大矣自京口南被於淛河望縣十數而吳為大國家當上元之際中夏多難衣冠南避寓於集作於茲土叅編戶之一由是人俗舛雜號為難治加以州將有握兵按部之重邑居當水陸交馳之會承上撫下之勤征賦郵傳之繁百倍他縣夥乎其中不可勝紀大歷十一年天官精選可以長民者於是范陽盧公由太源府祁縣令為之公外寬內明敬事而信政本於仁飾

身以文下車三年闔境之人安土樂義而不知安樂之所從來蓋和平也（三字集作平之以和也）士君子立身論道之通塞不論位之升降吳縣下（一作與非）鐵服一等公俯而為之抑選部為官擇人而公履道從政所由然也予知公者敢（集作輒）錄其實書于東序以播其令聞（集作問）時十四年二月甲子記

文苑英華卷八百四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八百五　　宋　李昉等　編

廳壁記九

縣令下

縣丞

盩厔縣廳記一首

櫟陽縣丞小廳記一首

藍田縣令廳壁記一首

武功縣丞廳壁記一首

簿尉上

會昌主簿廳壁記一首

同州澄城功倉户尉廳記一首

縣令下

許昌縣令新廳壁記

白居易

民非政不乂政非官不舉官非署不立是三者相為用故古君子有雖一日必葺墻屋者以是哉許昌縣居梁鄭陳蔡之間要路由於斯當建中貞元之際大軍聚於斯兵殘其民火焚其邑夫大集作田生荆棘官舍為煨燼乘其弊而為政作事者其難乎去年春叔父自徐州士曹掾選署厥邑令於是約己以清白納人以簡直立事以强毅以清白故官吏不敢侵於民以簡直故訟獄不

敢留於庭以強殺故軍鎮不能干于縣縣是居二年民用康政用暇乃曰儲蓄邦之政本命先營囷倉又曰公署吏所寧命次圖廳事取材於土物取工於子來取時於農隙然後豊約量其力廣狹稱其位儉不至陋壯不志驕庇身無燥濕之憂視事有朝夕之利官由是而立政由是而舉民由是而乂建一物而三事成其孰能不蹟之哉嗚呼吾家世以清白集作簡垂為貽燕之訓叔父奉而行之不敢失墜小子舉而書之亦無愧辭若其官

邑之省署集作置風物之有亡田賦之上下盖存乎圖牒此略而不書今但記斯廳之時制與叔父作爲之所由也先是邑居不脩屋壁無紀前賢姓字湮泯無聞而今而後請居厥位者編其年月名氏自叔父始時貞元十九年冬十一月一日記

解縣令廳壁記　沈亞之

國家自誅叛以來於今六十餘年集作四十年字征徭息繁不勝於籍租催之法居間爲民起横縣令不得専以子養

之化理之蒲鹽田居解邑下歲出利流給雍洛二都三十郡其所會貿皆天下豪商猾賈而姦吏踵起則解之為縣益不能等於他縣矣鹽田主官用郎吏其佐貳下不出御史操法繩縻十九關於縣令而不敢集作得專但奉府曹侯長之教而已鹽田細吏皆縣民其田園雖業籍於縣而令不得親但以縣民之衆馭之而已若是為令之集作與尤悔者日爭或作生焉茍非智良不能日脱於横令令者余之從祖也且滿歲而尤不及豈其厚於智

乎而又招亡民還業者數百至於公堂燕（集作便）館葺飾者凡十餘構工不勞民又何多方也長慶二年余容其地因受命而著記云

廬陵縣令廳壁記　皇甫湜

在易之文二與四同功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四之多懼以近君也令州之近縣當刺史理所其難為與支縣相百宜矣哉廬陵户餘二萬有地三百餘里駢山貫江扼嶺之衝材竹鐵石之贍殖苞篚緝（石本文粹集本作緝）緝之

富聚土沃多稼散粒荆揚故官人率以貪敗令日兩趨州衙退祗承録判將校事之紛錯率相關臨煩言易生凡事難専故愈不理近年百姓創罷徵賦發斷其人盜訛文粹有與字處險易以亡匿尤輕犯禁夫以不専之理理盜訛之俗承積弊之餘雖使冉季文粹有復字將不能也令清河張君儇為之理適得良二千石俾顓其政而展其材居末再稔最于集本文粹作於一郡張君集本文粹無此字恂恂以奉上煦煦以字民剸煩集本文粹作繁決劇以通敏彈豪糾黠

以沉斷清白之操較然絕類便安之謠流而遠聞宜舉其卓卓以敦沮勸縣之故習令將之邑佐發歛盛糧緡具車杭（集本文粹作航）千里迎拜君以讓却之單艇之（集本文粹作航）赴官吏皆廳縣之故習令始至取官羨物盎備器用圜鄉次役以供芻粟君以法喻之一切禁絕則民知耻布其大信推以至誠促嚴吏家以（集本文粹作慰）懋民户故秋夏之税先期而集宥過以容不逮奬能以勸不脩為魁而萃頑者取一以警百故政刑（石本作刑政）之簡期月而治以

俸錢奠枯而恩浹以家飲救渴集本文粹作溫而澤均集本文粹作周㝵合兄弟之析居者而民以養羸復老弱之流庸者而疆以實和氣潛通連歲大穰廷內閑閑似容與蒲余既堙厄斥置於此始來而弘農楊君敬之具為余話君美談既接益久得實其閫仍集本文粹作乃刻山石鑱廳壁盛之以觀永久

華亭縣令延陵包公壁記　顧　況

陶氏之隱誥云張李二君勤行仁義異代同德一作祖慶

鍾包君鮑靚通靈之士秦有包丘漢有包咸世為學官

隨晉南渡今謂延陵人也隋書儒林傳包愷包愉兄弟

皆治漢書從子弟千餘人樹碑紀德惟皇六葉鴻臚宣

力於王室著作垂名於當代起居祭酒聲隱都野與翰

林供奉晁析其流派君辟一作郡非秀才以文字自潰一作附

嘗夢入冥府浹時而蘇根於脩短有開之兆言地下之

法峻於人間頗符干寶搜神之事隨難奉天重圍暗餅

上撫其背而春官亦以賔禮待之及為華亭有闢田增

戸均賦愛人之政語曰十室之邑百乘之家由也可使治其賦而君實有之舊章壁記記其官叙野史之流也平源之谷水崑山鱸魚蓴菜海錯陸産彼何人而不知今記其異庶有補於化耳

縣丞

盩厔縣丞廳壁記　沈亞之

盩厔道巴漢三蜀南極山不盡三十里北阻渭短長之補與南山（集作山）而近其野半為澤麓（集無此字）故鼠倚穡而居

雖善捕伐不能無傷於稼説者以為漢武帝嘗夜出射熊於是而田人輙留執帝從者由此觀之民情阻狠集作限古為難理時猶逼畏指諫即稍罷然佞臣竟以帝耻非不忘遂籍民人田為五柞長楊矣今又徙甌越卒留戍邑中神策亦屯兵角居俱稱護甸而三蜀移民遊手其間市閭雜業者多於縣人十九趨農桑業者十五又有太子家田及竹園皆募其傭藝之由是富民豪農頗輸名買横緩急以自蔽匿民冐名欺偷浮詐相椽雖集作書

賢宰處之而丞與曹或不類亦不_{莫集作}能盡枉直之情也夫丞之職也贊宰之政以條諸曹其有不便於民者丞能得不可令丞也余從祖居之既滿歲民諍不作如此則宰之所宰丞之所贊可謂知方也已長慶初余思相如進諫之風南歷長楊至於射熊五柞訪其遺跡因退舍是邑遂悉論山川俗里之事題於丞之署云

櫟陽縣丞小廳壁記

便署所以接賔也櫟陽岐諸陵走左輔蒲太原燕趙魏

山東至於匈奴雜虜之道而諸侯使者及戎王聘貢集作遺之臣交馳出是無虛日而邑頗瘠於擾費然而遊宦客子出入往來者則公賓爲寡也夕館而晝饌自宰臣簿尉或不能支於給饋而賓去嘗一作尚悒悒不快長慶初有趙魏侯者失理卒亂孱殺之更自立新帥大臣皆進意請討圍其境之侯咸會兵襲戰飛蹄走轡之奏傳呼相追而又降嫁匈奴中故使者益至若是宜謂私賓不能加也而集作然又遣使陳蔡許滑大梁彭城皆發卒

戍北河督責米帛於兩江之間使百郡所輓無西入由是天子之使出集無出字入潼關者日數十輩大者乘馬至百小者不下十餘郵馬盡死於道凡往來乘馬畜者無問其誰皆奪之故遊宦客子俱輳道櫟陽中計其衆寡復與公賔之數相高矣是時櫟陽丞當公主降匈奴女集無女字使及迎者之部千人天子使後宮貴御行餞於道事嫁大臣從官衞士亦數千人夕頓田氏遣丞奉供具以能不擾民一縣之吏稱善辦及歸乃計曰夫遊賔四

時之來獨憂其爲稀耳我且與理一署使其容溫以待之然後以爲家之給與賔僕相等是寧有忽賔哉旣以（集作已）賔之來者視其館禮之窮罄雖勇寒猛餒必抱愧自饜於所饗嗟乎隆否之跡由夫屐也其構在公堂之右（集作左）正寢西南隅其形類廂二間覆厦於南陲其就在長慶元年八月甲子也

藍田縣丞廳壁記　　韓　愈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

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偪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集作鳧）鶩行以進平立睨丞曰（方從卿韓文舉正云此下文苑有丞字）當署丞涉筆（舉正云文苑作濡筆）占位署唯謹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舉正文苑云作該蜀本作該該轉為効其訛益甚）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謷丞之設（集住一作後）豈端使然哉慱陵崔斯立種學積文以蓄其有泓涵（蜀本作澄）演迤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

京師再進再屈于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始至喟然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噤不得施（集注一作行）用又喟然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枿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為文（蜀本作之）丞廳故有記壞漏汙不可讀斯立易桷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墻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㶁㶁循除鳴斯立痛掃溉對樹二松日（集有吟字）哦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

中知制誥韓愈記

武功縣丞廳壁記　柳宗元

商集作殷頌曰邦畿千里周制曰集無曰字千里之内甸服穀梁謂之寰内諸侯為王内臣其制甚重今京兆尹理京師部二十有三縣幅員之廣其猶古也縣吏之長曰令其貳集無此二字曰丞丞之位正八品下蓋述六職以輔其令也秦漢有丞相令尚書有左右丞御史有中丞至于九卿之列亦皆有丞下以逵天子集作下之縣政有小大

其旨同也武功為甸内大縣按其圖古后稷封有漦之地秦作四十一縣漦美陽武功各異至是合焉蓋嘗為稷州已而復縣其土疆沃美高厚有丘陵墳衍之大其植物豐暢茂遂有秬秠藿蜀本作萑菽之宜其人善樹或作術藝其俗有禮讓宜乎其大雅之遺烈焉貞元十五年改邑於南里既成新城凡官署舊記壁壞文逸而未克繼之者後三年而潁川陳南仲居是官邑人宜之號為簡靖因其族子存持地圖以來謁余為記夫以武功疆里

之大人徒之多而陳生以簡靖輔其理斯固難矣漢高帝嘗詔天下凡以戰得爵士漢作書七是大夫公乘已上令丞與抗禮故為吏益難令天子崇武念功與漢初相類分禁旅以守縣道武功為多陳生為丞於是而又職盜賊其為理無敗事吾庸可以廢二字一作度哉為之記云

簿尉上

會昌主簿廳壁記

喬潭

會昌行在也新邑作焉主簿糾曹也我公吏焉公名摰

字某由秘書正字而拜初蒙泉秘湧於山下陰火潛燃於地中是開湯池以御宿獲靈符之三載有詔留之冠新豐渭南而為畿縣以明年復詔廣之齒萬年長安而為京邑非良才無以杼劇非美誠無以鈞（一作鈞）賢邑改其名官遷其秩宜矣北陸寒苦東郊豫遊萬乘入郭（一作郊）百同在宇溫泉之宮齊乎下集靈之臺嶠乎上物或過求難於抱影事或倚辦急於奔星雖（闕）而我實綱紀編王侯於尺籍總豪猾於伍符皆此之自（闕疑）

以簡追胥以簿書詰盜皆此之自決縣大夫無能專達野一作理司寇不獲僅一作堇成咸在公之鈐鍵矣不言而政每游及不速而人常歷弦中一作争之以豊一作禮盈甚都一作郁加之以藻麗尤絶非鄭桓公之邁德不存孝孫非少宗伯之允文不有令德一作予是額懷茲邑必復康侯進吾往也夫仰東井倉期一作斯天帝山木冬繁其浴日之溫流乎水雲晝積其濯龍之靈液乎矧乃才之甚器之甚游泳恩波膏沐聖澤將濯軒拖紅顧眄千里豈俟

辭蒲而階漸我君子謂是言也譚忝以詞賦見知春官欽惟教忠即簿領之能事敢序施政有門人之直詞乙酉歲杪志於南軒之東壁誰謂來者不承乎權輿

同州澄城縣功倉戶尉（集作戶工倉尉）廳壁記

杜牧

縣之所重其舉秀貢賢也今日自外諸侯之儒者曠不能升一人況尉乎次乃戶税而已史記河渠書曰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商顏山名）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即此地也

徵者俗訛為澄耳其地西北山環之縣境籠其趾沙石相礴歲雨如注他皆淫灩不測徵之土適潤苗則大獲天或旬而不雨民則蒿然四望失矣是以年多薄稔復絕絲麻藍菓之多饒固無豪族富室大抵民户高下相差埒然歲入官賦未嘗期表�一人因徵其來由耆老咸曰西四十里即畿郊也至如禁司東西軍翕坊龍廄彩工梓匠善聲巧手之徒第畨上下户互來進取挾公為首緣以一括十民之晨炊夜舂歲時不敢嘗悉以仰

奉父伏子走尚不能當其意往往擊辱而去長吏固不敢援復況其養秩安禄者耶加以御女官多盤穴其間遞相占附比急熱如手足自丞相御史咸不能與之角逐縣令固無有為也非豪吏真工聯紐相姻戚者率鮮去是以縣賦益逋徵民幸脫此苦者盖以西有通澗巨壑义牙交吞小山峭逕馳鞍馬張機罝集作置非者不便於此是以絶跡不到蕪之土田枯鹵樹植不茂無秀潤氣象咸惡之而不家焉民所以安活輸賦者殆由此儻使

徵亦中其苦則墟矣尚安敢比之於他邑乎嗟乎國家設法禁百官持而行之有尺寸害民者率有尺寸之刑今此咸墮地不起反使民以山之澗壑自為防限可不悲哉使民恃險而不恃法則劃土者宜乎牆山壍河而自守矣燕趙之盜復何可多怪乎書其四壁俟傳言者覽

文苑英華卷八百五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八百六　　宋　李昉等　編

廳壁十

簿尉下

宴饗

簿尉下

同州韓城縣西尉廳壁記

說文曰尉之為言集本無此三字畏也亦尉也主也故字從尸

示寸寸者寸量禮度以敬上示者示陳教令以諭下尸者典職司以居位敬上所謂畏諭下所謂慰居位所謂主全茲三者以涖王爵則仕義周是以古之人嘉用尉字為官號陶唐有太尉周有軍尉秦亦有太尉與尉東南尉洎漢則復命縣掾曰尉自是以名至于我唐無或易所命善也我唐極天啓宇窮地闢土列縣出于五千分為七等第一曰赤次赤曰畿曰望曰緊次緊曰上次上曰中次中曰下赤縣僅二十萬年為之最畿縣僅于

百渭南為之最望縣出于百鄭縣為之最緊縣岀于百夏陽為之最上縣僅三百韓城為之最上之最次于緊之最非最之緊無與焉緊之最次于望之最非最之望無與焉望之最次于畿之最非最之畿無與焉畿之最次于赤之最非最之赤無與焉最之縣長於餘縣如麟鳳五靈之長於羣靈也數長不數類則韓城之稱與萬年渭南鄭縣夏陽並自緊而上簿尉皆再命三命已往而受資歷至之而至也上縣而下則自解褐授韓城既

上縣之最簿尉解褐之貴者唯三員伺其闕非年年之有或一員之闕天下皆知之授之日亦皆知之曰某人授韓城尉是其人則頌非其人則誹雖一命之官其（集有為字）人尚也如此則主司慎擇才地精美縣亦有六曹尉二人一判功户倉其署曰東廳一判兵法事其署曰西廳茲廳兵法事之廳也根之州則司兵司法司事盡在刑之國則兵部刑部工部盡在兵主武法主刑工主土令武未大威務尚繁刑未大措獄（集作訟）尚生工與人興

無時休州縣司或雙曹六人分其職國則部屬寮八九十人分其職一人理六人八九十人之理雖小大（集作大小）有異而揆緒不殊其緒不殊（集無此字）其官不易（集作官其官其官不易文粹作其官不易）能至於易者則人無敢易之人無敢易之則國必重之國重之則賦洪鈞大柄所由乎此也貞元十五年春余友人滎陽鄭伯義授焉鄭自上累（集無累字）葉聲名為天下聞鄭以經明登科又三舉進士屈於命詞學亦流輩推內行第一其受命之年五月余詣焉十月又

請焉見東廳有記西廳無記因請書示本廳（三字集作其）姓氏序于左其或先于鄭芳馨猶存（集作在）者亦得之至于鄭繫于鄭皆繫之（集無之字）若土壤廣狹物產有無尉非得主不敢僭序十月十五日記

鄭縣尉廳壁記

梁肅

自華而東東距洛師抗雄多臨大道其縣有七若壤接天府號因舊國分鄭為之首又斜隣其陸焉天官每銓士補吏常屬意於此三科之選其人尤精比畿服之偏

者難易相隅不啻數等其地望可知也元年春正月集作光正之後賢俟才子曰蘭陵蕭倕以貞敏恪慎再命為尉掌倉曹出納與工德修飾之事事舉職修而令名随之暇日謂予曰之邑之作非舊也初在於州東北隅廣德中以賊臣周智先史作智光以河潼叛放暴兵爇官寺且脇誘將吏生立己祠而棟宇斯崇及王孫集作師是致誅牧民者從便宜而重改作乃刷滅凶慝之遺塵徙二治焉是廳蓋祠之餘也噫曩者憑而為妖今乃即而為政合於

大順用鑒將來是宜書之以告昧者予於是著之屋壁且以紀夫人之美若風俗疆土與置集作立邑之年代分於集作為尉令監察御史黎逢嘗編為鄭志藏在州府中可覆視也故不書時御史中丞董公為邦之三載秋九月定安梁肅記

饗宴

相州公宴堂記　程浩

公宴堂昭儉也高平王尚猶侈焉一作為先是王師出征

驛遽告聳百戰俠骨委于溪澗九遷殤魂飛在草莽上聞而憐之詔我薛公為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保釐于東建節于鄴也時兵不滿百馬惟數駟府微棲糧家僅餘堵公乃掃除粃政濟活人命一年而墻宇興二年而耕稼盛日就月將遂臻夫小康崇其宴堂者不得已而營也豈無黝幕尚爾能可久豈無丹楹受爾不慭素豈無錯石所慮轉他山豈無貨材所重仍舊貫其始也經構侏儒廻移欒櫨率取諸大壯未暇於全模其終也嶷

然雲橫爍以星鋪禮行於九賓並坐於千夫不設窓戶且一作寔防於壅閼不加剞劂且陋夫華睆水之以視其平坦墨之以視其方直役也應時宜其善頌成之匪日所謂悅使若軍中凱樂羣下胥宴六佾咸在三懸既張清醑引淮芳饌羅岳自上而王侯公伯迨下而阜隸庖翟進則酣而不荒退則服之無斁及四賢講德七子會文揶羽扇而納涼揮素琴而待月對水得江湖之性捲簾見天地之心寂寂一作惜惜無譁綽綽有裕相與先評所

職次徵他詞騠揚厥懿除攻其短君子以為薛公義誘於衆仁和於物誘進則衆洽和同則物安俾夫聳善覿過罔不由斯堂也向使卑不合度高不中禮適足尤孟孫之室美諷夷吾之山節浩𩑶靜辭蒲脂車訪舊入境而七德有餘及庭而三歎不足幸承君之恵顧又因此

闕之操觚斐然於是乎記時大歷三年六月旬有五日也

華州新葺設廳記　沈亞之

今天下邦郡之望莫與太華等然而公堂讌臺無集無此字別位顧几硯與飾樂之具日更廢置於其閒寧地勢然要為守者無久留於任而經慮莫及此乎隴西公為守未滿歲郡中既治因窺其廡屋可改集作攻者乃先問其吏曰政之為困何始也吏曰累更其守耳公曰吏知其病哉夫几硯者公事之重器也以宴而遷撤宴而復則居不得常屢更其所政之為困不由此耶且吏入公門望其居則必莊是几硯之處宜其嚴也今朝撤而暮置

事之者既勞固以慢矣而況酒行樂作婦女列坐優者興訴諂揺笑（集作優除談謾者與請揺笑機）左右侍立或銜哂壊容不可罷也夫狎久則失（集作不）敬豈吾之獨患其吏亦醜之明日鮮冗宇一構於正寢西南隅塹其外數出土基之飭故材以轃用垢者磨其淄弱者承其輕决流於其所以塗者補棟績楹不涉旬而功就沼沚之媚隨而比矣嗟乎轉疣為安不費而功吾知其由人長慶元年四月甲子吳興沈亞之仰公之跡因請張文其下紀其功焉

嶺南節度饗軍堂記

柳宗元

唐制嶺南為五府府部州以十數其大小之戎號令集作名之用則聽於節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求訶陵西抵大夏康居環水而國以百數則統於押蕃舶使焉內之幅員萬里以執秩拱玉稽時聽教命外粹有境字之羈屬數萬里以譯言贄集作贄寶歲帥貢職合文粹有外字二使之重以治于廣州故賓軍之事宜無與較大且賔有牲牢饔餼嘉樂好禮以同遠合疏軍有犒饋宴饗勞旋

勤歸以羣力一心於是治也閈閎階(或作陛)序不可與他邦類必厚棟大梁(集作宗)夷庭高門然後可以上充於揖讓下周於步武令御史大夫扶風公廉廣州且專二使增德以來遠人申威以脩戎政大饗宴合樂從其豐盈先是為堂於治城西北陬其位公北向衆賔南向奏部伎于其西視泉地于其東隅輿庫仄庭廡下陋日未及晡則赫炎當目汗眩更起而禮莫克終故凡大宴饗大軍旅則寓于外壘儀形不稱公於是始新(集粹作斥)其制

為堂南面橫八楹縱十楹饗宴之位五字文粹作化為獨之宴位化為東序西又如之其外更衣之次膳食之宇列觀以遊目偶亭以展聽集粹作聲彌望極顧莫究其往泉池之舊增濬益植一作廣以暇以息如在林壑問工焉取則師興是供問役焉取則蠻隸是徵問材焉取則隙宇是遷或益其闕伐山浮海農賈拱手張目視具乃十月甲子克成公命饗于新堂幢牙茸纛金節析羽旂文粹作旟旗旟旞咸旅集作飾于下鼓以鼖晋文粹作鼓金以鐸鐃公與監軍使肅上

賔延羣僚將校士吏咸次于位卉裳罽衣胡夷蜑蠻睢盱就列者千人以上鉶鼎體節燔炰胾炙羽鱗貍牙之物沉泛醍盎之齊均飫于卒士興王之舞服夷之伎楔擊吹鼓（文粹作鼓吹）之音飛騰幻（或作眩）怪之容環（集粹作褎）觀于遠邇禮成樂遍以叙而賀且曰是邦臨護之大五人合之非是堂之制不可以備物非我（集無此字）公之德不可以容衆曠于往初肇自今兹大和有人以觀遠方古之戎政其曷用加此華元名大夫也殺羊而御者不及霍去

病良將軍也餘肉而士有饑色猶克稱能以垂到今矧玆具美其道不廢願訪集作勒于金石以永示後祀遂相與來告且乞辭某讓文粹作牢不獲乃刻于玆石

邠州節度使院新建食堂記　劉寬夫

朝廷以新平振東西夏鏁鑰郊圻將帥得人則厲馬不敢東嚮而牧今上注意邊事元年命左僕射河東柳公專護塞之任公秪承詔旨不敢怠遑覽風俗以施化則酌損益以制宜文武交修威和迭用搜刓蠹於積弊張

綱維於盡隳完兵甲贅軍糧藥瘡痍粒饑餓以信為固築法為垣人知嚮方卒乘輯睦我潔已而貪冒自草我不動而云為曷生表正影端俗為丕變邠之父老重沐皇風仲尼每言為政之道可使三年有成公孫弘對漢武且云臣弘尚竊遲之始為盂浪今於河東公信之矣既而定名分補廢闕飾賔署弘講讌視使院之狹湫顧會食之無所因喟然而嘆曰夫為理之本在於得人燕以尊賢是稱衛以多士為美今緇璲在列而堂館未嚴

非所以重鐏俎浴幃幄之意也於是從覩馬之舊亭敞公府之新宇增階陛所以示尊威也卜高明所以啓顧慮也大不踰制崇不近奢榱桷礎闥無不中度翼張四簷洞開雙扉冬霜不到夏日漸却可以備盤飧之品式可以叙主容之威儀可以寄琴樽之笑傲可以籌政令之得失君子是知河東公之為政也必自邇而逮遠自身而及物以理易亂以實易虛以弘深易畀犯疑以廣壯易隘陋皆此類也府中僚介無非正人有若司馬韋

君節度判官皇甫君皆卿材也無面從退言之誚無躬厚薄責之嫌其他或幄中號寶或席上稱珍並擅價一時不可徧舉韋君皇甫君以余載筆亦塀粗知舊史可以傳言命為記之時大和二年六月日記

虔州孔目院食堂記　　蔡詞立

京百司至於天下郡府有曹署者則有公尉亦非唯食為謀所以因食而集評議公事者也緜是凡在厥位得不遵禮法舉職司事有疑獄有寃化未洽弊未去有善

未彰有惡未除皆得以議之然後可以聞於太守矣冀乎小庛生靈以酧寸一作乎非禄豈可食飽而退羣居偶語而已况慶居江嶺地扼咽喉有兵車之繁賦役一作農賦之重茍一物為害則萬姓何辜一綱不提則七邑何守同舍諸公得無屬意焉小子承乏每慙尸素志求短拙憂心忘飡一作食或有公事之稽留獄訟之究滯六曹之臧否百姓之慘舒農桑之失時鄉閭之蠹弊聞見所未及才智所未臻希會饌以言之共裨風化院食堂舊基圯

陋咸通七年夏前太守隴西公遇時之豐伺農之隙因草廨署爰立兹堂環之高樓翼之虚楹有風月之景花木之陰無燥濕之虞墊陷之慮聚於此者得無愧焉處廣厦宜念巢居露寢者食兼味宜念糊口饘䴕者夏清涼宜念曝日而耕者冬温燠宜念卒歲無衣者茍用心如是則日食萬錢無以為愧豈惟公膳哉自建厥之後于今七年未有紀述深以為缺小子伏役之暇好讀書為文雖顧不才聊用宜録咸通十三年五月三日記

盩厔縣新食堂記

柳宗元

貞元十八年五月某日新作食堂于縣内之右始會食也自兵興以來西郊捍戎縣為軍壘二十有六年羣吏咸寓于外兵去邑荒棟宇傾圮又十有九年不克以居由是縣之聯事離散不屬凡其官僚罕或覿見及是主簿某病之於是且掌功役之事集作任俾復其邑居集無此五字廪庫既成學校既修取其餘材以構斯堂其上棟自南而北者二十有二尺周阿峻嚴列楹齊同其飾之文

質階之高下視邑之大小與吏之品集無此字秩不陋不盈高山在前流水在下可以俯仰可以宴集作僵樂堂既成得羨財可以為食本月權其贏羞膳以充乃合羣吏于兹新堂升降坐起以班先後始正位秩之叙禮儀笑語講議往復始會政事之要筵席肅莊籩豆集作樽俎靜嘉燔炮烹餁盐以酒醴始獲僚友之樂卒事而退舉欣欣焉曰惟禮食之來古也今京師百官咸有斯制甸服亦王之内邑且官有僚集作聯屬則宜統會以齊之也鄉之離

而今之合其得失也逺甚我是以肅焉而莊衎焉而和羣疑以亡嘉言以彰旨乎其在斯集作此堂也不惟其馨香醉飽之謂某之力也夫宜伐石以志使是道也不替于後乃列其事來告使余書之

文苑英華卷八百六

文苑英華卷八百七　　宋　李昉等　編

公署上

御史臺新造中書院記　舒元輿

王者執生殺之柄造天下使百度順而已矣其或不順與順而不得其度者皆屬於御史府府之動靜爲朝廷紀綱之職與百司絶類蓋百司坐其署但專局而已矣入於朝與啓事於丞相府亦不出乎其位是以朝罷而各復其司以無事於朝堂與中書也若御史臺每朝會其長揔領屬官謁於天子道路讙何之聲達于禁扉至含元殿西廡使朱衣從官傳呼促百官就班遲晚文武

臣僚列於兩觀之下使監察御史二人立於東西朝廷甎道以監之鵷人報點監者押百官由通乾觀象入宣政門及班於殿廷前則左右廵使二人分押於鐘鼓樓下若兩班就食於廊下則又分殿中侍御史一人為之使以涖之內謁者承旨喚仗入東西閤門峩冠曳組者皆趨而進分監察御史一人立於紫宸屏下以監其出入爐烟起天子負斧扆聽政自螭首龍墀（一作池）南屬於文武班則侍御史一（或作二）人盡得專彈舉不如法者由

是五府之屬得入殿内其職益繁其風益峻故大臣由公相而已一作下皆屏氣竊息注萬目於吾曹吾曹坐南臺則綜覈天下之法立内朝則糾一作繩約千官之失百官有滞疑之事皆就我而質故乘輿所在下馬成府聳朝廷之綱目與坐臺之判決者相半是以御史府故事於中書之南常有理所先時唯中丞得專寓於尚或作南舍一院若雜事與左右廵使則寓於西省小胥之廡下遇大朝會時吾屬皆來則分憩於雜事廵使之地既寓

於小胥則我實客也每亡事而去則主人必坌而入諠譁狼籍其態萬變向之霜稜畫為涕洟矣豈吾君以天下綱紀屬之於我（一有之字）意邪上元二年侍御史劉濡之作直廳記初拜儀云謝窣相訖向南入直省院候端長又入中書儀云到直省院入門揖端公訖各就房嗚呼以御史之貴（一無此字）重而（一作以）前時作者之記恬然以直省院為記君子未嘗有非之者神羊之神何其翳而不光耶聖唐大和三年己酉歲天子擢尚書吏部郎中河

南宇文公為御史中丞詔下之日不仁者相弔御史府新例知雜事一人中丞得以選於廷臣河南公既拜之日上言請尚書司勳郎中瑯琊王君以自輔識者曰河南瑯琊同心異質之人也心茍同雖堅金可斷於御史乎何有他日雜事累（一作果）以寓直省院為歎迺議於中丞中丞深樂之即時（一作持）啓於中書曰此前日之闕也中丞能草（一作為）之豈直栢署之光乎實羽衛（一作羽儀）五府之多也皆佐其意事得聞於上上曰良有是乎俞其請

如響應即詔度支出錢百萬以資焉廼以（一作於）政事堂南（一無南字）直阡之南選地以作之中書之南實天下會計之地不容咫尺之隙非雄重清切之司於此豈容足乎我是以得規制為之焉舊中丞院在西與西院相絕遂以其地易大京兆院合三院為（一作為三院）一東西四十六步南北四十步由東為首其一為中丞其二為雜事其三為左右巡使若中丞升為大夫改官不改院若三院畢朝集臺院附於雜事殿寮附於巡使其名摠號為御

史臺中書南院院門北闢以取其嚮朝廷也其製一作制自中書南廊架南北為軒入院門分東西廂為拜揖折旋之地内外皆有廡蠟回詰曲矚之盈盈然梁棟甚宏柱石甚偉椽欒㮇棁麗而不華門窓户牖華而不侈名木脩篁新姿如舊一作奇葩秀實若升緑雲若編青簾以至於几案筆硯簾幌茵榻果遝茗器皆新作也從官胥士役夫馬走一作走馬勾稽案牘飲食休息之地皆得其所若百官之請事羣吏之來一作恭謁入吾門將祇伺於屏者見

吾軒堂階闥之嚴固不俟戒而自肅焉為此者何尊天子也吾府為天子耳目宸居堂陛未有耳目聰明堂陛峻整一作正而天子不尊也天子尊未有姦臣賊子而不滅也姦臣賊子盡滅矣可以自朝廷至于海隅蕩蕩然何所不理哉吾之作豈是志小者近者之心耶謹按高祖大皇帝一作高宗天皇大帝是按唐會要高宗龍朔二年修大明宮改名蓬萊是年歲在壬戌至太和庚戌已二百二十九年英華作高祖大皇帝則年代愈遠恐非作大明宮將二百年矣當時有司經度曾不是思將以待我而作我之所以

作蓋前補二百年之遺事後貽千萬年之不朽縉紳觀者命為御史北臺閑者謂之知言君子曰移中丞雜事令之心於大柄天下豈有遺事哉某備于寮屬得聞君子之論且承公命其記於是乎書仍作乃題中丞雜事洎三院至一作主主簿官封名氏於其後以為一時之盛事大和四年歲次庚戌八月十六日丁巳記

一作皆唐文粹

邠州一作寧進奏院記　　柳宗元

凡諸侯述職之禮必有棟宇建于京師朝覲為修容之地會計為交政之所其在周典則皆邑以具湯沐其在漢制則皆邸以奉朝請唐興因之則皆院以備進奏政以之成禮於是具由舊章也皇帝宅位十一載悼邉甿集作萌之未乂惡凶虜之猶阻慱求群僚集作臣以朗寧王張公為能俾其建節剖符鎮集作守又作部股肱之郡統爪牙之職董制三軍撫柔萬人乃新斯院弘我舊規集作制高其閈閎壯其門閭以奉王制以修古典至敬也以尊朝

覲以率貢職至忠也執忠與敬臣道畢矣公嘗鳴珮執玉展禮天朝又嘗伐叛獲醜獻功魏闕其餘歸時事脩常職賔屬受辭而來使旅賫奉章而上謁稽疑於太宰資集作質政於有司下及犇走之臣傳遞之役川流環運以達教令大凡展采於中都率由是焉故領斯院者必獲歷閶闔登太清仰萬乘之威而通内外之事王宫九闕而不聞蜀本作開轅門十舍而如近斯乃軍府之要會蜀本作樞朗寧之能政也唯公端持集作明而厚温裕而肅宏略

特出大志高邁施德下邑而黎人咸懷捍敵蜀作設揄西鄙而戎虜伏息茂功溢於集作于太常盛烈動於人聽則斯院之設乃他政之末者也贊公於他政之末故詞不周德稱公於天子之都故禮不稱去聲位斯古道也貞元十二年十月六日河東柳宗元為之集無之字記

滑州節堂記　劉三復

諸侯之升壇胙土服天子休命者有弓矢鈇鉞之賜生殺刑賞之柄其為任也蓋重矣而受脤之日常疑節者

得以王命傳信俾先啓行至則考善地庇豐屋麾旆以異之歌鍾以樂之非征伐宴犒申威行令未嘗出此其大端也是鎮服膂（一作服臂疑作股臂）梁洛咽喉齊魏其氣强以勁其人勇而忠我連帥贊皇公以全才上略標柄中外輟為霖於將命膂作翰之攸寄歲直己酉擁旄來斯公以明誠報一人以大信示三軍膏潤滋惠風馳教化未洽旬而羣吒愛戴繞越月而五校訓齊及踰年也則鰥惸咸樂業豪奪不敢犯戰備具而軍聲振矣顧謂募吏

曰君之寵授偉此瑞節所處不嚴人何以瞻於是建宏規模大壯去屑宻圖宏敞隥道迴廊繚其下翬飛鱗葺攢其上孑孑然倚静深而相合渠渠然拂埃壒而孤峙隣墻藩而儷公署實轅門之藴抑外閫之雄歟舉事必書春秋之義䌛是秉筆硯於公之門者承命纂述謹誌于堂陰

宛陵公署記

顧　況

博陵崔公端憲臺出九江涉呉换號三牧作乂仁聲上

騰上褒之以宣歙等州團練觀察採石軍使内棲一作建茂行外傳純德德鋪生人生人受賜所部無事緝乎井屋高棟大廡樓傳高亭署以崇牙麾君命也略五千架圬墁赭垩燭乎一川竹釘木屑皆適所用前鎮未之有也其辟一士一作生未嘗不當其任其裁一簡未嘗不以憂人為心兵馬使南陽張伯陽承公指揮應接不暇廣而不費華而中儉堡有嚴柝封有巨防巢洞之寇化為平民銅宮一作官是戰馬牛渚姑孰之隘龍波絡谷莫不帖

焉夫宣户五十萬一户二丁不待募於旁郡而宣男之半已五十萬矣蹶勁弩耀雄戟吞敵如脯戎心不啓其或有啓戎心備鋭而襲之淮海之撥過實之寵亦所以補凡例也庚辰年正月下旬日前秘書著作郎顧況記

開州刺史新宅記　權德輿

記曰目巧之室則有奥阼況吏者人之師宅者章之次君子之所寧體諸侯之所賦事宜以車服視其等威漢中支郡曰盛山所理阨陋乾元上元之間歲比凶災祲

蒲相聚戕害燒夷州壤蕭然後之長人者姑茸蓬茨僅蔽風雨而已貞元八年夏四月北海唐侯文編承詔為郡既至則敷宣化條簡易廉平居者胥悅流者自復集作

占朞月有成三年大穰獄有茂草野無棄地既均而安既阜而藩官修其方物有其容乃喟然顧其屋曰是之不修政將安寄度農功之隙因悅使之衆合于古常得其時制殖殖廣庭渠渠中堂堂下布武席間函丈工徒不勞里旅不煩攸介攸止為仁為義君子多之邦人宜

之其（集有於字）潔而中禮儉以成德與夫藏文之山藻趙武之輪奐異矣先是地無井泉人汲江流挈瓶懸綆力憊用寡乃並北山之下習坎疏蒙肱（集作股是）而引之于闤闠之東順其性而流不竭通其變而人不倦廕以新亭渺然而清州閭幼艾得以齊飲食而蠲疵癘矣便安之政觸類而長始於郡齊洽於封内初文編以文行馨香為左史儀曹郎記事而為春秋含章而陳奏議及是則推誠以愛人條鬯而休嘉連帥丞相以為表率裕於才者

其無方乎盖陟明翰飛將激而遠之於是邦也古之成室主人落之賔亦發焉德輿與文編游久聆其功善寓此直書用代發禮且以醜泉之智因而廣之時十三年冬十月文編居部之六歳也

宣州響山新亭新營記

元和二年十月宣城長師中執法襄陽郡王路公作新亭新營凡周月而厥功成書時且便於人故也先是郡城之南阨陋磽确山木不剪譙門不開公因暇日觀視

原野直南一里所得轡山焉兩崖聳峙蒼翠對起其南得轡澤（集作渾）焉清泚可鑑縈迴澹（集作澄）淡又其南則博敞平夷澶漫逶迤從古之隙地是邦之休利目與心會闇然自得悉以條陳實冢可報乃量日力計徒庸鬬於弇內成是夷道揭東西二亭於雙峰之上相距二百步華軒峻宇皆據勝勢廣厦踈窓（集作寮）可棲顥氣碧山亘目清流在下跨以虹梁抵玆近郊因其爽塏乃列營署度野以步度堂以筵上棟下宇各有區處規地之廣袤

分左右營部隸焉牙門親軍而下左至八右至七既而左次券平採石之師與宴設堂又在焉廣場閒舘寮䕫帶可以閱軍實可以容宴豆度羨財則不費因悅使則不勞巽之申命師之畜衆楚莊之匏居衛文之楚丘得其時制而不煩官業晝在是矣初興師所處在郡之北偏地沵墊下水泉沮洳積弊不遷介夫病焉至是則修武備建長利寢興得安其室處坐起以觀其習變而公又饗士於斯娛賔於斯公之心太則神王神王則中

和旁逹士之體寧則氣全氣全則餘勇可賈夫然則不出楹階俎豆之間而威惠交修上下浹洽在此物也以公之平粹淑均天資吏師昔嘗四剖符一司武皆有利澤施于州壤及是則貴為元侯疏以大封推心術而行於理所繇屬城而流于支郡程功底績覩發知智亭與營之制宜乎哉前賢之以循政聞者有矣而遺美於是豈徯公之為而裕斯人耶集作也凡由此塗出者東南抵于歙西北抵于涇肩摩轂擊往復自便絕東溪有浮橋

過西亭則蓮池觸類滋長皆為絶境公以鄙夫春秋之徒也繪而傳焉使實録于石時三年夏五月記

杭州場壁記　沈亞之

國家始以輸邊儲塞不足於用遂以鹽鐵榷酤為助使吏曹計其入於郡縣近利之地得為院場之署以差高下之等顧杭州雖一場耳然時南泒巨流走閩禺甌越之賔貨而鹽魚大估所來交會每歲官入三十六萬千計六字一作以億計近歲淮河之間頗聞其費自是汲利之官

益重矣前年京兆韋子諒官始縣主簿有能名及秩謝當歸是時尚書職方郎中崔稜為楊子留後使聞其行遂邀署之既到滿歲利権大登吏無敢怠與其為縣主簿加勤也或謂亞之學史詞無苟故用是記焉

文苑英華卷八百七